



仇泪血戸田

佃户血泪仇

本书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佃户血泪仇

本书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字数 25,000

1974年11月第1版 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62 定价: 0.13 元

列 宁 语 录

教育共产主义青年，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。教育并不是要这样。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，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，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，付出了多大的牺牲，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，——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被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。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，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。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、训练和学习的基础。

毛主席语录

阶级斗争,一些阶级胜利了,一些阶级消灭了。这就是历史,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

青年,即使是青年工人,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,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,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

编 者 的 话

上海市金山县吕巷人民公社，河流纵横，风光秀丽，田园整齐，一望无际。竹柳丛中，崭新的瓦房鳞次栉比，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车辆来往不息，一排排的电线杆通到各个生产队，……好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。遇到收获季节，更显得繁忙兴旺，田野上红旗飘扬，劳动号子声，农业机械隆隆声，妇女孩子欢笑声，响成一片，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，齐声赞颂伟大的社会主义，赞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今日吕巷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大幅标语，闪耀着光芒；批林批孔大会小会上贫下中农的发言激动人心，振奋群情。继粮、棉、油全面超“纲要”后，整个公社，马不停蹄，又为翻“纲要”而努力。公社的畜牧总场和各大队的畜牧分场，猪牛成群，鸡鸭满圈；碧波荡漾的河塘港汊中，鱼群追逐；一个个社办工厂的烟囱在冒着烟；……吕巷公社同全国农村一样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，显得更加生气盎然，蒸蒸日上。

人们的物质成果是丰富的，可这里人们的精神面貌更是崭新的。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教育下，在大寨精神鼓舞下，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新生事物不断涌现。许多祖祖辈辈的梦想成了现实。这一切，怎不使他们从心底里感

谢毛主席和共产党！

然而，对这崭新的革命气象，阶级敌人是刻骨仇恨的。吕巷二十多年来的战斗历程证明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未间断过。阶级敌人有的造谣破坏，磨刀霍霍，赤膊上阵；有的乔装打扮，混进革命队伍；有的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。从互助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从土地改革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到今天的批林批孔运动，革命每前进一步，阶级敌人都要进行破坏和捣乱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。这是不奇怪的。这里的贫下中农说得好：“多好的事儿也会有人不高兴。”是的，吕巷人民看到斗争后的胜利，更看到胜利后的斗争，他们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向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主动进攻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高歌猛进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喜看今日吕巷，地新水新人更新，真是江南鱼米乡，今朝更好看。

可是当我们享受着胜利喜悦的时候，当我们为这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而满怀幸福的时候，我们可千万不能忘记那“长夜难明赤县天”的过去。

一提起旧社会，那是怎样的一幅豺狼当道、水深火热的凄惨情景啊！那高高矗立在吕巷田野上的“走马楼”，就是一座人间地狱，它吃了多少穷人的血肉，毁了多少贫苦农民的家园！

“走马楼”又名“戈家院”，是吕巷地区大恶霸地主戈安夫、戈吉夫的宅名。楼的四周是几排平房，一边是长工佣人们住的，另一边是戈家狗腿、爪牙住的，旁边有几间，则是吊打穷

人的“刑房”。西南方有一处园林，这是戈家地主的“桃园”。桃园角上有一间外国式的房子，奇形怪状，地主称它为“洋房”，是地主的一处吃喝玩乐场所。“走马楼”里，楼上是地主的客厅、卧室、佛堂、书房，楼下是又高又深的粮仓，里面常年堆满着方圆几十里穷人用血汗换来的粮食。“走马楼”的地主霸占土地多达四千余亩，遍及今天的金山县吕巷、廊下、干巷、新农四个公社的部分地区，每年向农民剥削数千石大米。

“戈家高楼平地起，万户农家贫如洗”。戈家地主的地租剥削，手段毒辣，花样繁多。其中比较主要的就有“起租大，成数高”的租米；连田块四周的坟堆、河沟、道路等都计算在租田内的“虚田实租”等等。在交租过程中，除风车撮“瘪谷”外，又有“克扣斤两”、“斗头不让”（即交二石二斗一升的就要交二石三斗，四石三斗二升的交四石四斗），“十石三尖”（即十石中有三斛量时斛口要堆成尖尖的“米尖”，一个米尖大约就达二十斤）等等的层层盘剥。这样，戈家地主除了名义上的数千石大米地租外，又在这些额外地租剥削中，搜刮去大米每年达七百余石。

此外，戈家地主还规定：凡是戈家佃户，每年得给地主送两次以上的“礼”，每次“礼物”，折算大米就达几十斤。戈家地主还巧立了一种“混种田”，就是地主逼着租不起田的农民，种地主的田，由地主出种子、农具，农民出劳力。收获时，地主不劳而获十之八九，农民一年辛劳，只得十之一二。解放前吕巷一带的农民，真是“踏进柴仓无柴烧，拾起饭箩无米淘，孩子围着灶边哭，世代冤仇向谁告。”

戈家大地主就是靠这些血腥的剥削，过着花天酒地、荒淫无耻的生活。戈家大地主不仅是贪婪的吸血鬼，而且还是杀人的刽子手。例如女孩阿冬，父母被地主逼死后，她被戈家大地主拖进“走马楼”做丫头，日夜挨打受骂，最后在病中被活活打死。又如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雕刻木工，在“走马楼”辛勤劳动了几十年，到六十多岁做不动了，就被戈家大地主一脚踢出大门，冻死在路旁。“走马楼”里不仅有七、八条沾满鲜血的皮鞭，还有日本指挥刀和一只大恶霸戈吉夫一刻不离手的带刀手杖……，这些血腥的刑具和凶器，描绘出戈家大地主吃人不吐骨的狰狞面目。

戈家地主对农民的血腥经济剥削是和政治压迫结合在一起的。毛主席指出：“军阀、官僚、土豪、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”。戈家地主就是依靠反动政权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。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戈家地主就同当时的反动政权勾结在一起。到了抗日战争前夕，又进一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，建立了反动地主武装——自卫队。戈家地主和反动政权互为一体，把广大劳动人民压在最低层，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也没有，那时候，真是连路边草也不如啊！

然而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有斗争。谁说劳动人民只知恭喜发财，只懂油盐酱醋柴。这里的劳动人民曾举行过多次的反抗和斗争，他们曾经集体抗过租，集体冲进“走马楼”跟戈地主面对面地斗争，他们也曾高举铁镐、锄头跟地主搏斗过……。但是，由于那时印把子不在劳动人民自己手里，所以仍然摆脱不了剥削和压迫。

“走马楼”的血腥历史有力地揭露了孔孟之道和历代反动统治者所宣扬的“仁政”的罪恶实质，也有力地揭示了林彪效法孔老二搞“克己复礼”的阶级内容，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。今天，“走马楼”的地主已被人民政府镇压了，“走马楼”霸占的土地早已回到了人民的手中，“走马楼”也变成了人民的财产，成了吕巷公社阶级教育展览馆。但被推翻的阶级，人还在，心不死，时刻妄图“克己复礼”，因此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，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。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特别是青少年，必须理解旧社会的本质，理解旧社会阶级剥削的关系，以便真正懂得红色江山得来不易，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不易，从而更加坚决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、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。正是为着这个目的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小册子。

本书的六篇文章，都是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而写成的。每篇从一个侧面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，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。因此，它们不仅仅诉述了吕巷地区几个个人的历史，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诉述了农村被剥削阶级的历史。

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上海市金山县吕巷公社的业余作者、复旦大学中文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。大学文科师生走出校门，和工农兵一道开门办学，“三结合”写书，这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。在本书编写过程中，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，谨此致谢。

一九七四年八月

目 录

租田苦	(1)
冬至的逼命租	(9)
一石五斗租米带来的灾难	(16)
佃户的血泪	(23)
长工的冤仇	(33)
丫头恨	(41)

租 田 苦

在那一望无际的良田上，金黄色的稻穗随风摆动，散发出阵阵香味；银白色的棉花象天上的云朵飘落大地。贫下中农奋发图强，改天换地，用勤劳的双手，开垦出锦绣田园，为社会主义祖国美丽山河再添光艳的色彩。

可是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，封建地主阶级霸占着万顷肥沃的土地，他们以残酷的地租剥削榨干了劳动人民的血汗。“若要发，佃户头上刮”。恶霸地主戈吉夫、戈安夫兄弟两人，霸占良田数千亩，用种种剥削手段，逼得多少佃户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老贫农沈寿金一家在解放前的不幸遭遇，就是对万恶封建地主阶级的有力控诉。

一九二七年初冬的一个早晨。天刚蒙蒙亮，在吕巷乌船村的一间破草房里，沈寿金就已经起来了。他打开笆门，一阵寒风扑来，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一会

儿，他勒了勒裤带，拿起一根春杵，出门朝“走马楼”走去。

沈寿金原是金山廊下人。当时他们全家租种地主几亩薄田。因家里劳力弱，只得横了横心，付了很高的利息，从牛贩子那里赊来了一头牛。可是这头老牛还未等到种熟一季，就死了。穷人家死了牛，那是多大的灾难啊！正当一家人焦急万分的时候，牛贩子勾结伪保长要牛来了。伪保长对寿金父亲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嗯！一笔写不出两个姓，我看在同姓乡亲面上，帮你一个忙，牛死了，你赔不起，还是把田里的青苗抵给牛主，这样两不吃亏。”寿金父亲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跑上去要评理，伪保长当胸一拳，接着几个狗腿子又拳打脚踢，把他打得遍体鳞伤。不久寿金父亲含恨死去，哥哥去给地主当长工，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。一家六口人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只剩下沈寿金夫妻俩和孩子，可是狠心的地主又不放过他们。这年秋上，田里的庄稼都被强行抵给牛贩子了，沈寿金哪里有粮交租呢？地主逼不出租，就强迫沈寿金拆屋抵租。忍无可忍的沈寿金，拿起木棍，当场痛打了狗地主后，连夜带着妻子孩子，还有舂米用的笪和春杵，逃到了吕巷乌船村的岳父家。住下后，无以为生，只得在这一带打短工——给人家舂米，拿点工钱糊口。

那天，沈寿金给戈家地主舂米去。他饿着肚子，顶着寒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“走马楼”。

到了“走马楼”，大门还没有开，他知道今天来得太早了。在“走马楼”两扇漆黑的大门前，沈寿金不由想起昨天早晨来到戈家租田的情景……。

昨天，他走进地主帐房间，向地主租田种。地主戈吉夫看他穿得破破烂烂，问道：“租田，租金带来了吗？”租金是地主对佃户的一种额外剥削。农民为了取得土地的租佃权，除了每年要向地主交纳规定的租米外，还得在租田时，向地主交纳一笔抵押金。以前，不知多少贫苦农民被这租金逼得家破人亡。沈寿金一家，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，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哪里有钱呢？地主见他没带钱，正想挥手把他赶走，看见寿金手里拿着舂杵，赶忙说：“这样吧，最近我要舂两船米，‘仁者爱人’，我见你可怜，明天你就来舂米，工钱当天发给你。租田嘛，一亩田十块银洋，等你凑齐了钱再来。”沈寿金想，舂米就舂米，我拚死拚活地干几年，也许能租到田种……。

他想着想着，忽然“走马楼”大门“轰隆”一声打开了。他就赶忙站起来，往舂米房走去。

沈寿金舂得一手好米，他一脚踏着舂杠，一手拿着舂杵不停地翻动臼里的米。他舂啊舂啊，汗水浸透

了衣裳，累得腰酸背痛也不肯歇一下，一直干到太阳快下去了，才舂完四臼米。他长吁一口气，拍拍身上的灰土，拖着疲倦的身体，正要去拿工钱，这时戈吉夫来了，他伸手抓起一把舂好的米，膘了一眼，冲着沈寿金问：“你怎么把米舂得这么碎！”沈寿金又急又气地说：“这是上等米，你还说碎？你数数看有几粒碎的！”戈吉夫原想这样一吓，沈寿金就会被吓住，然后把工钱扣掉，没想到这个穷人这么不好对付，一时答不上话来，老半天才说：“好，你说不碎，我说碎，现在也不要争了。我等着用米，你今天再给我舂一臼！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沈寿金气愤极了，不舂吧，等于白干一天，只好脱下衣裳，又舂了起来。

掌灯时，沈寿金回到家。妻子见他累得都说不出话来，赶紧接过挣来的米，烧粥去。烧好后，先盛一碗薄粥给沈寿金，让他吃了暖暖身子。沈寿金喝了一口，味道不对，这才知道，狗地主趁着天黑，给他的都是发霉的米，财主的心真狠毒啊！这时，他妻子又想起昨天租田的事，辛酸地流下了眼泪。她对沈寿金说：“唉，染缸里没白布，有钱人都是黑心肠。吕巷的财主和廊下的财主都是一路货！不去舂米，又没田种，我们拚命地做两三年，还是积点钱去租块田种吧。往后，孩子大了也可以帮点忙。”从此，沈寿金夫妻俩为了积一点钱租

田，真不知流了多少血和汗哪！

沈寿金在大忙季节出外做短工，冬季就去给人家舂米。有时晚上还搓草绳。妻子替人家纺纱、织布，晚上还带些棉条回家来纺，为的是能积下几个租金。就这样，夫妻俩四只手，一年四季不停地干着。整整干了三年，才积了四十三块银元。这是多么艰难的三年哪！这三年里，他们熬了多少夜，挨了多少饿，流了多少血汗，简直说不清啊！

惊蛰这一天，沈寿金吃了一碗菜粥，跟妻子说了声“我去了”，就拿着那些血汗钱，往“走马楼”走去。

戈吉夫见沈寿金拿着钱来租田，就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今年只有一块七亩好田，租金七十块，你要种就去找中人来作保。”沈寿金一听呆住了，还得三十块钱！到哪里去弄呢？急忙问：“我租四亩不行吗？”戈吉夫恶狠狠地说：“整田不零租，这是我家的规矩。”沈寿金无奈，只好回家，同妻子一起找岳父商量。他岳父也很穷困，但见女儿女婿苦尽苦绝的情景，便将一头猪卖掉，加上东挪西借，好不容易凑足七十二块钱。沈寿金拿两块银元请了中人，一起来到戈家，交了七十元钱，才在租田契上画了押。中人拿起租田契约，向沈寿金念了起来：“佃户沈寿金向戈吉夫租田七亩，租金七十元，租期为五年。期满后，如不重新办理租田手续，七亩租田立

即收回。”沈寿金吃惊地问：“五年？”中人忙解释说：“交三次租金、连续种三个五年后，租佃权就属于你的了。”沈寿金又问：“租金要交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”戈吉夫狡猾地说：“按照法律规定，连续种十五年后，可以不再付租金了。”沈寿金心想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可是，现在画了押，钱已经落到地主手里了，他又气又恨地接过契约转身就走。

沈寿金出了“走马楼”，便朝租田走去。他到了田边，看了看田的四周，又用步子度量过后，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沈寿金的这块租田旁边，有一条很宽的河岸，还有一个荒坟岗，足有八分地，也被戈吉夫算在七亩之内。这时他才明白，为什么戈吉夫硬逼着租七亩田的原因。沈寿金顿时满腔怒火，他赶忙又回到“走马楼”，责问戈吉夫。戈吉夫板着脸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河岸、荒坟在谁的租田边上，就算在谁的租田内，这是名正言顺也！”沈寿金气得两眼直冒火。但在这个豺狼窝里，不是穷人讲理的地方，只得强压胸中怒火，愤愤地离开了“走马楼”。

租种地主的田，就象掉进了老虎口。春夏秋冬来复去，沈寿金夫妻累弯了腰，全家受尽了煎熬。到了一九四六年，把“七亩田”整整种了十五年。在这血泪的十五年里，租米堆满了“走马楼”的粮仓，租金交了二百